舊唐書/卷84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郭孝恪　張儉　蘇定方　薛仁貴　程務挺　張士貴　趙道興 ◄

舊唐書
卷八十四
列傳第三十四　劉仁軌　郝處俊　裴行儉

► 唐臨　張文瓘　徐有功

劉仁軌　郝處俊　裴行儉（子光庭）

劉仁軌

劉仁軌，汴州尉氏人也。少恭謹好學，遇隋末喪亂，不遑專習，每行坐所在，輒書空地，由是博涉文史。武德初，河南道大使、管國公任瑰將上表論事，仁軌見其起草，因為改定數字。瑰甚異之，遂赤牒補息州參軍。稍除陳倉尉。部人有折衝都尉魯寧者，恃其高班，豪縱無禮，曆政莫能禁止。仁軌特加誡喻，期不可再犯，寧又暴橫尤甚，竟杖殺之。州司以聞，太宗怒曰：“是何縣尉，輒殺吾折衝！”遽追入，與語，奇其剛正，擢授櫟陽丞。貞觀十四年，太宗將幸同州校獵，屬收獲未畢，仁軌上表諫曰：“臣聞屋漏在上，知之者在下；愚夫之計，擇之者聖人。是以周王詢於芻蕘，殷後謀於板築，故得享國彌久，傳祚無疆，功宣清廟，慶流後葉。伏惟陛下天性仁愛，躬親節儉，朝夕克念，百姓為心，一物失所，納隍軫慮。臣伏聞大駕欲幸同州教習，臣伏知四時搜狩，前王恒典，事有沿革，未必因循。今年甘雨應時，秋稼極盛，玄黃亙野，十分才收一二；盡力刈獲，月半猶未訖功；貧家無力，禾下始擬種麥。直據尋常科喚，田家已有所妨。今既供承獵事，兼之修理橋道，縱大簡略，動費一二萬工，百姓收斂，實為狼狽。臣願陛下少留萬乘之恩，垂聽一介之言，退近旬日，收刈總了，則人盡暇豫，家得康寧。輿輪徐動，公私交泰。”太宗特降璽書勞曰：“卿職任雖卑，竭誠奉國，所陳之事，朕甚嘉之。”尋拜新安令，累遷給事中。

顯慶四年，出為青州刺史。五年，高宗征遼，令仁軌監統水軍，以後期坐免，特令以白衣隨軍自效。時蘇定方既平百濟，留郎將劉仁願於百濟府城鎮守，又以左衛中郎將王文度為熊津都督，安撫其餘眾。文度濟海病卒。百濟為僧道琛、舊將福信率眾復叛，立故王子扶餘豐為王，引兵圍仁願於府城。詔仁軌檢校帶方州刺史，代文度統眾，便道發新羅兵合勢以救仁願。轉鬥而前，仁軌軍容整肅，所向皆下。道琛等乃釋仁願之圍，退保任存城。尋而福信殺道琛，並其兵馬，招誘亡叛，其勢益張。仁軌乃與仁願合軍休息。時蘇定方奉詔伐高麗，進圍平壤，不克而還。高宗敕書與仁軌曰：“平壤軍回，一城不可獨固，宜拔就新羅，共其屯守。若金法敏藉卿等留鎮，宜且停彼；若其不須，即宜泛海還也。”將士鹹欲西歸，仁軌曰：“《春秋》之義，大夫出疆，有可以安社稷、便國家、專之可也。況在滄海之外，密邇豺狼者哉！且人臣進思盡忠，有死無貳，公家之利，知無不為。主上欲吞滅高麗，先誅百濟，留兵鎮守，製其心腹。雖妖孽充斥，而備預甚嚴，宜礪戈秣馬，擊其不意。彼既無備，何攻不克？戰而有勝，士卒自安。然後分兵據險，開張形勢，飛表聞上，更請兵船。朝廷知其有成，必當出師命將，聲援才接，凶逆自殲。非直不棄成功，實亦永清海外。今平壤之軍既回，熊津又拔，則百濟餘燼，不日更興，高麗逋藪，何時可滅？且今以一城之地，居賊中心，如其失腳，即為亡虜。拔入新羅，又是坐客，脫不如意，悔不可追。況福信凶暴，殘虐過甚，餘豐猜惑，外合內離，鴟張共處，勢必相害。唯宜堅守觀變，乘便取之，不可動也。”眾從之。時扶餘豐及福信等以真峴城臨江高險，又當衝要，加兵守之。仁軌引新羅之兵，乘夜薄城。四面攀草而上，比明而入據其城，遂通新羅運糧之路。俄而餘豐襲殺福信，又遣使往高麗及倭國請兵，以拒官軍。詔右威衛將軍孫仁師率兵浮海以為之援。仁師既與仁軌等相合，兵士大振。於是諸將會議，或曰：“加林城水陸之衝，請先擊之。”仁軌曰：“加林險固，急攻則傷損戰士，固守則用日持久，不如先攻周留城。周留，賊之巢穴，群凶所聚，除惡務本，須拔其源。若克周留，則諸城自下。”於是仁師、仁願及新羅王金法敏帥陸軍以進。仁軌乃別率杜爽、扶餘隆率水軍及糧船，自熊津江往白江，會陸軍同趣周留城。仁軌遇倭兵於白江之口，四戰捷，焚其舟四百艘，煙焰漲天，海水皆赤，賊眾大潰。餘豐脫身而走，獲其寶劍。偽王子扶餘忠勝、忠誌等，率士女及倭眾並耽羅國使，一時並降。百濟諸城，皆復歸順。賊帥遲受信據任存城不降。

先是，百濟首領沙吒相如、黑齒常之自蘇定方軍回後，鳩集亡散，各據險以應福信，至是率其眾降。仁軌諭以恩信，令自領子弟以取任存城，又欲分兵助之。孫仁師曰：“相如等獸心難信，若授以甲仗，是資寇兵也。”仁軌曰：“吾觀相如、常之皆忠勇有謀，感恩之士，從我則成，背我必滅，因機立效，在於茲日，不須疑也。”於是給其糧仗，

分兵隨之，遂拔任存城。遲受信棄其妻子走投高麗，於是百濟之餘燼悉平。孫仁師與劉仁願振旅而還，詔留仁軌勒兵鎮守。初，百濟經福信之亂，合境凋殘，僵屍相屬。仁軌始令收斂骸骨，瘞埋吊祭之。修錄戶口，署置官長，開通途路，整理村落，建立橋梁，補葺堤堰，修復陂塘，勸課耕種，賑貸貧乏，存問孤老。頒宗廟忌諱，立皇家社稷。百濟餘眾，各安其業。於是漸營屯田，積糧撫士，以經略高麗。仁願既至京師，上謂曰：“卿在海東，前後奏請，皆合事宜，而雅有文理。卿本武將，何得然也？”對曰：“劉仁軌之詞，非臣所及也。”上深歎賞之，因超加仁軌六階，正授帶方州刺史，並賜京城宅一區，厚賚其妻子，遣使降璽書勞勉之。仁軌又上表曰：

:臣蒙陛下曲垂天獎，棄瑕錄用，授之刺舉，又加連率。材輕職重，憂責更深，常思報效，冀酬萬一，智力淺短，淹滯無成。久在海外，每從征役，軍旅之事，實有所聞。具狀封奏，伏願詳察。臣看見在兵募，手腳沉重者多，勇健奮發者少，兼有老弱，衣服單寒，唯望西歸，無心展效。臣問：“往在海西，見百姓人人投募，爭欲征行，乃有不用官物，請自辦衣糧，投名義征。何因今日募兵，如此佇弱？”皆報臣云：“ 今日官府，與往日不同，人心又別。貞觀、永徽年中，東西征役，身死王事者，並蒙敕使吊祭，追贈官職，亦有回亡者官爵與其子弟。從顯慶五年以後，征役身死，更不借問。往前渡遼海者，即得一轉勳官；從顯慶五年以後，頻經渡海，不被記錄。州縣發遣兵募，人身少壯、家有錢財、參逐官府者，東西藏避，並即得脫；無錢參逐者，雖是老弱，推背即來。顯慶五年，破百濟勳，及向平壤苦戰勳，當時軍將號令，並言與高官重賞，百方購募，無種不道。洎到西岸，唯聞枷鎖推禁，奪賜破勳，州縣追呼，求住不得，公私困弊，不可言盡。發海西之日，已有自害逃走，非獨海外始逃。又為征役，蒙授勳級，將為榮寵，頻年征役，唯取勳官，牽挽辛苦，與白丁無別。百姓不願征行，特由於此。”陛下再興兵馬，平定百濟，留兵鎮守，經略高麗。百姓有如此議論，若為成就功業？臣聞琴瑟不調，改而更張，布政施化，隨時取適。自非重賞明罰，何以成功？臣又問：“見在兵募，舊留鎮五年，尚得支濟；爾等始經一年，何因如此單露？”並報臣道：“發家來日，唯遣作一年裝束，自從離家，已經二年。在朝陽甕津，又遣來去運糧，涉海遭風，多有漂失。”臣勘責見在兵募，衣裳單露，不堪度冬者，給大軍還日所留衣裳，且得一冬充事。來年秋後，更無準擬。陛下若欲殄滅高麗，不可棄百濟土地。餘豐在北，餘勇在南，百濟、高麗，舊相黨援，倭人雖遠，亦相影響，若無兵馬，還成一國。既須鎮壓，又置屯田，事藉兵士，同心同德。兵士既有此議，不可膠柱因循，須還其渡海官勳及平百濟向平壤功效。除此之外，更相褒賞，明敕慰勞，以起兵募之心。若依今日以前布置，臣恐師老且疲，無所成就。臣又見晉代平吳，史籍具載。內有武帝、張華，外有羊祜、杜預，籌謀策畫，經緯諮詢。王濬之徒，折衝萬里，樓船戰艦，已到石頭。賈充、王渾之輩，猶

欲斬張華以謝天下。武帝報云：“平吳之計，出自朕意，張華同朕見耳，非其本心。”是非不同，乖亂如此。平吳之後，猶欲苦繩王浚，賴武帝擁護，始得保全。不逢武帝聖明，王浚不存首領。臣每讀其書，未嘗不撫心長歎。伏惟陛下既得百濟，欲取高麗，須外內同心，上下齊奮，舉無遺策，始可成功。百姓既有此議，更宜改調。臣恐是逆耳之事，無人為陛下盡言。自顧老病日侵，殘生詎幾？奄忽長逝，銜恨九泉，所以披露肝膽，昧死聞奏。

上深納其言。又遣劉仁願率兵渡海，與舊鎮兵交代，仍授扶餘隆熊津都督，遣以招輯其餘眾。扶餘勇者，扶餘隆之弟也，是時走在倭國，以為扶餘豐之應，故仁軌表言之。於是仁軌浮海西還。初，仁軌將發帶方州，謂人曰：“天將富貴此翁耳！”於州司請曆日一卷，並七廟諱，人怪其故，答曰：“擬削平遼海，頒示國家正朔，使夷俗遵奉焉。”至是皆如其言。

麟德二年，封泰山，仁軌領新羅及百濟、耽羅、倭四國酋長赴會，高宗甚悅，擢拜大司憲。乾封元年，遷右相，兼檢校太子左中護，累前後戰功，封樂城縣男。三年，為熊津道安撫大使，兼浿江道總管，副司空李勣討平高麗。總章二年，軍回，以疾辭職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聽致仕。咸亨元年，復授隴州刺史。三年，征拜太子左庶子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監修國史。五年，為雞林道大總管，東伐新羅。仁軌率兵徑度瓠盧河，破其北方大鎮七重城。以功進爵為公，並子侄三人，並授上柱國。州黨榮之，號其所居為樂城鄉三柱裏。上元二年，拜尚書左僕射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兼太子賓客，依舊監修國史。儀鳳二年，以吐蕃入寇，命仁軌為洮河道行軍鎮守大使。仁軌每有奏請，多被中書令李敬玄抑之，由是與敬玄不協。仁軌知敬玄素非邊將才，冀欲中傷之，上言西蕃鎮守事非敬玄莫可。高宗遽命敬玄代之。敬玄至洮河軍，尋為吐蕃所敗。永隆二年，兼太子太傅。未幾，以老乞骸骨，聽解尚書左僕射，以太子太傅依舊知政事。永淳元年，高宗幸東都，皇太子京師監國，遣仁軌與侍中裴炎、中書令薛元超留輔太子。二年，太子赴東都，又令太孫重照京師留守，仍令仁軌為副。則天臨朝，加授特進，復拜尚書左僕射、同中書門下三品，專知留守事。仁軌復上疏辭以衰老，請罷居守之任，因陳呂後禍敗之事，以申規諫。則天使武承嗣齎璽書往京慰喻之曰：“今日以皇帝諒暗不言，眇身且代親政。遠勞勸誡，復表辭衰疾，怪望既多，徊徨失據。又雲‘呂後見嗤於後代，祿、產貽禍於漢朝’，引喻良深，愧慰交集。公忠貞之操，終始不渝；勁直之風，古今罕比。初聞此語，能不罔然；靜而思之，是為龜鏡。且端揆之任，儀刑百辟，況公先朝舊德，遐邇具瞻。願以匡救為懷，無以暮年致請。”尋進封郡公。垂拱元年，從新令改為文昌左相、同鳳閣鸞台三品。尋薨，年八十四。則天廢朝三日，令在京百官以次赴吊，冊贈開府儀

同三司、并州大都督，陪葬乾陵，賜其家實封三百戶。仁軌雖位居端揆，不自矜倨。每見貧賤時故人，不改布衣之舊。初為陳倉尉，相工袁天綱謂曰：“君終當位鄰台輔，年將九十。”後果如其言。仁軌身經隋末之亂，輯其見聞，著《行年記》，行於代。

子浚，官至太子中舍人。垂拱二年，為酷吏所陷，被殺，妻子籍沒。中宗即位，以仁軌春宮舊僚，追贈太尉。浚子冕，開元中，為秘書省少監，表請為仁軌立碑，謚曰文獻。

史臣韋述曰：世稱劉樂城與戴至德同為端揆，劉則甘言接人，以收物譽；戴則正色拒下，推美於君。故樂城之善於今未弭，而戴氏之勣無所聞焉。嗚呼！高名美稱，或因邀飾而致遠；深仁至行，或以韜晦而莫傳。豈唯劉、戴而然，蓋自古有之矣。故孔子曰：“眾好之，必察焉；眾惡之，必察焉。”非夫聖智，鮮不惑也。且劉公逞其私忿，陷人之所不能，覆徒貽國之恥，忠恕之道，豈其然乎？

郝處俊

郝處俊，安州安陸人也。父相貴，隋末，與妻父許紹據硤州歸國，以功授滁州刺史，封甑山縣公。處俊年十歲餘，其父卒於滁州，父之故吏賻送甚厚，僅滿千餘匹，悉辭不受。及長，好讀《漢書》，略能暗誦。貞觀中，本州進士舉，吏部尚書高士廉甚奇之，解褐授著作佐郎，襲爵甑山縣公。兄弟篤睦，事諸舅甚謹。再轉滕王友，恥為王官，遂棄官歸耕。久之，召拜太子司議郎，五遷吏部侍郎。乾封二年，改為司列少常伯。屬高麗反叛，詔司空李勣為浿江道大總管，以處俊為副。噹次賊城，未遑置陣，賊徒奄至，軍中大駭。處俊獨據胡床，方餐乾糧，乃潛簡精銳擊敗之，將士多服其膽略。總章二年，拜東台侍郎，尋同東西台三品。咸亨初，高宗幸東都，皇太子於京師監國，盡留侍臣戴至德、張文瓘等以輔太子，獨以處俊從。時東州道總管高侃破高麗餘眾於安市城，奏稱有高麗僧言中國災異，請誅之。上謂處俊曰：“朕聞為君上者，以天下之目而視，以天下之耳而聽，蓋欲廣聞見也。且天降災異，所以警悟人君。其變苟實，言之者何罪？其事必虛，聞之者足以自戒。舜立謗木，良有以也。欲箝天下之口，其可得乎？此不足以加罪。”特令赦之。因謂處俊曰：“王者無外，何藉於守禦。雖然，重門擊柝，蓋備不虞，方知禁衛在於謹肅。朕嚐以秦法猶為太寬，荊軻匹夫耳，而匕首竊發，始皇駭懼，莫有拒者，豈不由積習寬慢使其然乎？”處俊對曰：“此由法急所致，非寬慢也。”上曰：“何以知之？”對曰：“秦法：輒升殿者，夷三族。人皆懼族，安有敢拒者？逮乎魏武，法尚峻。臣見《魏令》云：‘京城有變，九卿各居其府。’其後嚴才作亂，與其徒屬數十人攻左掖門，魏武登銅雀台遠望，無敢救者。時王修為奉常，聞變召車馬，未至，便

將官屬步至宮門。魏武望見之，曰：‘彼來者必王修乎！’此由王修察變知機，違法赴難。向各守法，遂成其禍。故王者設法敷化，不可以太急。夫政寬則人慢，政急則人無所措手足。聖王之道，寬猛相濟。《詩》曰‘不懈於位，人之攸塅’，謂仁政也；又曰‘式遏寇虐，無俾作慝’，謂威刑也。《洪範》曰‘高明柔克，沉潛剛克’，謂中道也。”上曰：“善。”又有胡僧盧伽阿逸多受詔合長年藥，高宗將餌之。處俊諫曰：“修短有命，未聞萬乘之主，輕服蕃夷之藥。昔貞觀末年，先帝令婆羅門僧那羅邇娑寐依其本國舊方合長生藥。胡人有異術，征求靈草秘石，曆年而成。先帝服之，竟無異效，大漸之際，名醫莫知所為。時議者歸罪於胡人，將申顯戮，又恐取笑夷狄，法遂不行。龜鏡若是，惟陛下深察。”高宗納之，但加盧伽為懷化大將軍，不服其藥。尋而官名復舊。處俊授黃門侍郎。三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，轉中書侍郎。四年，監修國史。上元元年，高宗禦含元殿東翔鸞閣觀大酺。時京城四縣及太常音樂分為東西兩朋，帝令雍王賢為東朋，周王諱為西朋，務以角勝為樂。處俊諫曰：：“臣聞禮所以示童子無誑者，恐其欺詐之心生也。伏以二王春秋尚少，意趣未定，當須推多讓美，相敬如一。今忽分為二朋，遞相誇競。且俳優小人，言辭無度，酣樂之後，難為禁止，恐其交爭勝負，譏誚失禮。非所以導仁義，示和睦也。”高宗矍然曰：“卿之遠識，非眾人所及也。”遽令止之。尋代閻立本為中書令。歲餘，兼太子賓客、檢校兵部尚書。

三年，高宗以風疹欲遜位，令天後攝知國事，與宰相議之。處俊對曰：“嘗聞禮經云：‘天子理陽道，後理陰德。’則帝之與後，猶日之與月，陽之與陰，各有所主守也。陛下今欲違反此道，臣恐上則謫見於天，下則取怪於人。昔魏文帝著令，身崩後尚不許皇后臨朝，今陛下奈何遂欲躬自傳位於天後？況天下者，高祖、太宗二聖之天下，非陛下之天下也。陛下正合謹守宗廟，傳之子孫，誠不可持國與人，有私於後族。伏乞特垂詳納。”中書侍郎李義琰進曰：“處俊所引經旨，足可依憑，惟聖慮無疑，則蒼生幸甚。”帝曰：“是。”遂止。儀鳳二年，加金紫光祿大夫，行太子左庶子，並依舊知政事，監修國史。四年，代張文瓘為侍中。處俊性儉素，土木形骸，自參綜朝政，每與上言議，必引經籍以應對，多有匡益，甚得大臣之體。侍中、平恩公許圉師，即處俊之舅，早同州裏，俱宦達於時。又其鄉人田氏、彭氏，以殖貨見稱。有彭誌筠，顯慶中，上表請以家絹布二萬段助軍，詔受其絹萬匹，特授奉議郎，仍布告天下。故江、淮間語曰：“貴如許、郝，富若田、彭。”處俊遷太子少保。開耀元年薨，年七十五，贈開府儀同三司、荊州大都督。高宗甚傷悼之，顧謂侍臣曰：“處俊誌存忠正，兼有學識。至於雕飾服玩，雖極知無益，然常人不能抑情棄舍，皆好尚奢侈，處俊嘗保其質素，終始不渝。雖非元勳佐命，固亦多時驅使。又見遺表，憂國忘家，今既雲亡，深可傷惜。”即於光順門舉哀一日，不視事，終祭以少牢，贈絹布八百段、米粟八百碩。令百官赴哭，給靈輿，並

家口遞還鄉，官供葬事。其子秘書郎北叟上表辭所贈賜及葬遞之事，高宗不許。侍中裴炎曰：“處俊臨亡，臣往見之，屬臣曰：‘生既無益明時，死後何宜煩費。瞑目之後，儻有恩賜贈物，及歸鄉遞送，葬日營造，不欲勞官司供給。’”高宗深嘉歎之，從其遺意，唯加贈物而已。處俊孫象賢，垂拱中為太子通事舍人，坐事伏誅，臨刑言多不順。則天大怒，令斬訖，仍支解其體，發其父母墳墓，焚爇屍體，處俊亦坐斫棺毀柩。自此法司每將殺人，必先以木丸塞其口，然後加刑，訖於則天之代。

裴行儉

裴行儉，絳州聞喜人。曾祖伯鳳，周驃騎大將軍、汾州刺史、琅邪郡公。祖定高，馮翊郡守，襲封琅邪公。父仁基，隋左光祿大夫，陷於王世充，後謀歸國，事泄遇害；武德中，贈原州都督，謚曰忠。行儉幼以門蔭補弘文生。貞觀中，舉明經，拜左屯衛倉曹參軍。時蘇定方為大將軍，甚奇之，盡以用兵奇術授行儉。顯慶二年，六遷長安令。時高宗將廢皇后王氏而立武昭儀，行儉以為國家憂患必從此始，與太尉長孫無忌、尚書左僕射褚遂良私議其事，大理袁公瑜於昭儀母榮國夫人譖之，由是左授西州都督府長史。麟德二年，累拜安西大都護，西域諸國多慕義歸降，征拜司文少卿。總章中，遷司列少常伯。咸亨初，官名復舊，改為吏部侍郎，與李敬玄為貳，同時典選十餘年，甚有能名，時人稱為裴、李。行儉始設長名姓曆榜，引銓注等法，又定州縣升降、官資高下，以為故事。上元二年，加銀青光祿大夫。高宗以行儉工於草書。嘗以絹素百卷，令行儉草書《文選》一部，帝覽之稱善，賜帛五百段。行儉嘗謂人曰：“褚遂良非精筆佳墨，未嘗輒書，不擇筆墨而妍捷者，唯餘及虞世南耳。”三年，吐蕃背叛，詔行儉為洮州道左二軍總管。尋又為泰州鎮撫右軍總管，並受元帥周王節度。儀鳳二年，十姓可汗阿史那匐延都支及李遮匐扇動蕃落，侵逼安西，連和吐蕃，議者欲發兵討之。行儉建議曰：“吐蕃叛渙，干戈未息，敬玄、審禮，失律喪元，安可更為西方生事？今波斯王身沒，其子泥涅師師充質在京，望差使往波斯冊立，即路由二蕃部落，便宜從事，必可有功。”高宗從之，因命行儉冊送波斯王，仍為安撫大食使。途經莫賀延磧，屬風沙晦暝，導者益迷。行儉命下營，虔誠致祭，令告將吏，泉井非遙。俄而雲收風靜，行數百步，水草甚豐，後來之人，莫知其處。眾皆悅服，比之貳師將軍。至西州，人吏郊迎，行儉召其豪傑子弟千餘人隨己而西。乃揚言紿其下曰：“今正炎蒸，熱阪難冒，涼秋之後，方可漸行。”都支覘知之，遂不設備。行儉仍召四鎮諸蕃酋長豪傑謂曰：“憶昔此遊，未嘗厭倦，雖還京輦，無時暫忘。今因是行，欲尋舊賞，誰能從吾獵也？”是時蕃酋子弟投募者僅萬人。行儉假為畋遊，教試部伍，數日，遂倍道而進。去都支部落十餘里，先遣都支所親問其安否，外示閑暇，似非討襲，續又使人趣召相見。都支先與遮匐通謀，秋中

擬拒漢使，卒聞軍到，計無所出，自率兒侄首領等五百餘騎就營來謁，遂擒之。是日，傳其契箭，諸部酋長悉來請命，並執送碎葉城。簡其精騎，輕齎曉夜前進，將虜遮匐。途中果獲都支還使，與遮匐使同來。行儉釋遮匐行人，令先往曉喻其主，兼述都支已擒，遮匐尋復來降。於是將吏已下立碑於碎葉城以紀其功，擒都支、遮匐而還。高宗廷勞之曰：“比以西服未寧，遣卿總兵討逐，孤軍深入，經途萬里。卿權略有聞，誠節夙著，兵不血刃，而凶黨殄滅。伐叛柔服，深副朕委。”尋又賜宴。謂行儉曰：“卿文武兼資，今故授卿二職。”即日拜禮部尚書，兼檢校右衛大將軍。

調露元年，突厥阿史德溫傅反，單於管內二十四州並叛應之，眾數十萬。單於都護蕭嗣業率兵討之，反為所敗。於是以行儉為定襄道行軍大總管，率太仆少卿李思文、營州都督周道務等部兵十八萬，並西軍程務挺、東軍李文暢等總三十餘萬，連亙數千里，並受行儉節度。唐世出師之盛，未之有也。行儉行至朔州，知蕭嗣業以運糧被掠，兵多餒死，遂詐為糧車三百乘，每車伏壯士五人，各齎陌刀、勁弩，以羸兵數百人援車，兼伏精兵，令居險以待之。賊果大下，羸兵棄車散走。賊驅車就泉水。解鞍牧馬，方擬取糧，車中壯士齊發，伏兵亦至，殺獲殆盡，餘眾奔潰。自是續遣糧車，無敢近之者。及軍至單於之北，際晚下營，壕塹方周，遽令移就崇岡。將士皆以士眾方就安堵，不可勞擾，行儉不從，更令促之。比夜，風雨暴至，前設營所水深丈餘，將士莫不歎伏。賊眾於黑山拒戰，行儉頻戰皆捷，前後殺虜不可勝數。偽可汗泥熟匐為其下所殺，以其首來降，又擒其大首領奉職而還。餘黨走依狼山。行儉既回，阿史那伏念又偽稱可汗，與溫傅合勢，鳩集餘眾。明年，行儉復總諸軍討之。頓軍於代州之陘口，縱反間說伏念與溫傅，令相猜貳。伏念恐懼，密送降款，仍請自效。行儉不泄其事，而密表以聞。數日，有煙塵漲天而至，斥候惶惑來白，行儉召三軍謂曰：“此是伏念執溫傅來降，非他。然受降如受敵，但須嚴備。”更遣單使迎前勞之。少間，伏念果率其屬縛溫傅詣軍門請罪，盡平突厥餘黨。高宗大悅，遣戶部尚書崔知悌赴軍勞之。侍中裴炎害行儉之功，總管程務挺、張虔勖上言：“伏念為子營逼逐，又磧北回紇等同向南逼之，窘急而降。”由是行儉之功不錄，斬伏念及溫傅於都市。行儉歎曰：“渾、浚前事，古今恥之。但恐殺降之後，無復來者。”因稱疾不出，以勳封聞喜縣公。永淳元年，十姓偽可汗車薄反叛，詔復以行儉為金牙道大總管，率十將軍以討之。師未行。其年四月，行儉病卒，年六十四，贈幽州都督，謚曰獻。特詔令皇太子差六品京官一人檢校家事，五六年間，待兒孫稍成長日停。中宗即位，追贈揚州大都督。

有集二十卷，撰《草字雜體》數萬言，並傳於代。又撰《選譜》十卷，安置軍營、行陣部統、克料勝負、甄別器能等四十六訣，則天令秘書監武承嗣詣宅，並密收入內。行儉

尤曉陰陽、算術，兼有人倫之鑒。自掌選及為大總管，凡遇賢俊，無不甄采，每製敵摧凶，必先期捷日。時有後進楊炯、王勃、盧照鄰、駱賓王並以文章見稱，吏部侍郎李敬玄盛為延譽，引以示行儉，行儉曰：“才名有之，爵祿蓋寡。楊應至令長，餘並鮮能令終。”是時，蘇味道、王劇未知名，因調選，行儉一見，深禮異之。仍謂曰：“有晚年子息，恨不見其成長。二公十數年當居衡石，願記識此輩。”其後相繼為吏部。皆如其言。行儉嚐所引偏裨，有程務挺、張虔勖、崔智辯、王方翼、黨金毗、劉敬同、郭待封、李多祚、黑齒常之，盡為名將，至刺史、將軍者數十人。其所知賞，多此類也。行儉嚐令醫人合藥，請犀角、麝香，送者誤遺失，已而惶懼潛竄。又有敕賜馬及新鞍，令史輒馳驟，馬倒鞍破，令史亦逃。行儉並委所親招到，謂曰：“爾曹豈相輕耶？皆錯誤耳。”待之如故。初，平都支、遮匐，大獲瑰寶，蕃酋將士願觀之，行儉因宴設，遍出曆示。有馬腦盤，廣二尺餘，文彩殊絕。軍吏王休烈捧盤，曆階趨進，誤躡衣，足跌便倒，盤亦隨碎，休烈驚惶，叩頭流血，行儉笑而謂曰：“爾非故也，何至於是！”更不形顏色。詔賜都支等資產金器皿三千餘事，駝馬稱是，並分給親故並副使已下，數日便盡。少子光庭，開元中為侍中，以恩例贈行儉為太尉。

子　光庭

光庭早孤。母庫狄氏，則天時召入宮，甚見親待，光庭由是累遷太常丞。後以武三思之婿緣坐，左遷郢州司馬。開元初，六遷右率府中郎將，擢授司門郎中。歲餘，轉兵部郎中。光庭沉靜少言，寡於交遊，既曆清要，時人初未許之。及在職，公務修整，眾方歎伏焉。十三年，將有事於岱嶽，中書令張說以大駕東巡，京師空虛，恐夷狄乘間竊發，議欲加兵守邊，以備不虞，召光庭謀兵事。光庭曰：“封禪者，所以告成功也。夫成功者，恩德無不及，百姓無不安，萬國無不懷。今將告成而懼夷狄，何以昭德也？大興力役，用備不虞，且非安人也。方謀會同而阻戎心，又非懷遠也。有此三者，則名實乖矣。且諸蕃之國，突厥為大，贄幣往來，願修恩好有年矣。今茲遣一使征其大臣赴會，必欣然應命。突厥受詔，則諸蕃君長必相率而來。雖偃旗息鼓，高枕有餘矣。”說曰：“善。吾所不及矣。”因奏而行之，尋轉鴻臚少卿。東封還，遷兵部侍郎。十七年，拜中書侍郎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，尋兼御史大夫。無幾，遷黃門侍郎，依舊知政事。從巡五陵回，拜侍中，兼吏部尚書，又加弘文館學士。光庭乃撰《瑤山往則》及《維城前軌》各壹卷，上表獻之。手製褒美，賜絹五百匹，上令皇太子已下於光順門與光庭相見，以重其諷誡之意。光庭又引壽安丞李融、拾遺張琪、著作左郎司馬利賓等，令直弘文館，撰《續春秋傳》。上表請以經為禦撰，而光庭等依左氏之體為之作傳，上又手製褒賞之。光庭委筆削於李融，書竟不就。時有上書請以皇室為金德者，中書令蕭嵩奏請集百僚詳議。光

庭以國家符命久著史策，若有改易，恐貽後學之誚，密奏請依舊為定，乃下詔停百僚集議之事。二十年，扈從祠後土，加光祿大夫，封正平男。尋卒，年五十八，優製贈太師，輟朝三日。初，光庭與蕭嵩爭權不協。及為吏部，奏用循資格，並促選限至正月三十日令畢，其流外行署，亦令門下省之。光庭卒後，嵩又奏請一切罷之，光庭所引進者盡出為外職。時有門下主事閻麟之，為光庭腹心，專知吏部選官，每麟之裁定，光庭隨而下筆，時人語曰：“麟之口，光庭手。”太常博士孫琬將議光庭諡，以其用循資格，非獎勸之道，建議諡為“克”。時人以為希嵩意旨。上聞而特下詔，賜諡曰忠獻，仍令中書令張九齡為其碑文。

史官韋述以改諡為非，論之曰：《春秋》之義，諸侯死王事者，葬之加一等，嘉其有功而不及其賞也。爰至漢、魏，則襚之印綬，寵被窀穸，唯德是褒，豈虛授也！近代已來，寵贈無紀，或以職位崇顯，一切優錫；或以子孫榮貴，恩例所加，賢愚虛實，為一貫矣。裴光庭以守法之吏，驟登相位，踐曆機衡，豈不多愧？贈以師範，何其濫歟！張燕公有扶翊之勳，居講諷之舊，秩躋九命，官曆二端，議者猶謂贈之過當，況光庭去斯猶遠，何妄竊之甚哉！蓋名器假人，昔賢之所惋也。

【論贊】

史臣曰：昔晉侯選任將帥，取其說《禮》《樂》而敦《詩》《書》，良有以也。夫權謀方略，兵家之大經，邦國係之以存亡，政令因之而強弱，則馮眾怙力，豨勇虎暴者，安可輕言推轂授任哉！故王猛、諸葛亮振起窮巷，驅駕豪傑，左指右顧，廓定霸圖，非他道也，蓋智力權變，適當其用耳。劉樂城、裴聞喜，文雅方略，無謝昔賢，治戎安邊，綽有心術，儒將之雄者也。天後預政之時，刑峻如壑，多以諛佞希恩，而樂城、甑山，昌言規正，若時無君子，安及此言？正平銓藻吏能，文學政事，頗有深識。而前史譏其謬諡，有涉陳壽短武侯應變之論乎！非通論也。

讚曰：殷禮阿衡，周師呂尚。王者之兵，儒者之將。樂城、聞喜，當仁不讓。管、葛之譚，是吾心匠。

此五代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